楔　子

尹芝夏洗完了澡，踏出浴室，一身短 T 恤和熱褲展露她凹凸有致的好身材，一頭捲髮半溼的披散在肩上，讓她本就明豔的臉蛋美得更加不可方物。

「喵喵、喵喵.....跑去哪了？」

她一邊拿著毛巾擦頭髮，一邊喊著家裡的貓兒，洗澡前還看到牠躺在床上睡懶覺的，怎麼不見了？

尹芝夏從房間一路找到客廳也沒看到，她便走來廚房，看到紗窗破了個洞，嚇得倒抽了口氣。

紗窗外便是陽台，喵喵該不會就這樣跳下去吧？這裡可是五樓呀！

她連忙打開連接陽台的紗門查看，就見她的貓果然在陽台，而且還高高站在陽台矮牆上，嘴裡似乎叼了什麼，她還來不及反應，貓兒便一溜煙的鑽進屋子裡。

尹芝夏追進屋裡，就見喵喵已將嘴裡的獵物放在地上，正得意洋洋的看著她，彷彿在對她說：這是朕送妳的，快收下吧。

尹芝夏完全不想收，地上那坨黑黑的物體可怕的甚至讓她發出高分貝叫聲—

「喵喵，你是跑去哪帶這種髒東西回來的，壞壞！你這樣可是會把細菌帶回家的.....天啊！你臭臭的，一定是咬了那個髒東西的關係，我真是快被你氣死了！」

她的貓總喜歡捉壁虎啊、昆蟲之類的東西給她，雖然室友說這是貓的報恩，但她覺得喵喵其實是將她當成笨蛋，怕她這主人會餓死才幫她打獵，這次居然咬隻死老鼠給她，她最怕老鼠了.....等等，那好像不是老鼠。

尹芝夏鼓起勇氣走上前看清楚，才發現那坨黑黑的物體是一隻九官鳥，已經一命嗚呼了，身上沒有傷口，大概是早就死了，被喵喵叼了回來。

接著，尹芝夏兩手抱起貓咪訓話，「喵喵，你真不乖，以後不許再亂咬髒東西回來了！還有你弄壞了紗窗，看你怎麼向房東太太謝罪！」

喵喵不滿的掙扎著，似乎在說：放肆，妳敢對朕無禮！

尹芝夏仍是繼續罵，比氣勢她可不會輸給一隻貓。

訓到一半，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寒毛直豎，下意識看向那隻九官鳥躺著的地方。

奇怪，剛剛好像感覺到那隻鳥在瞪她.....應該是錯覺吧。

尹芝夏沒想太多，決定要將玩得渾身髒兮兮的喵喵洗乾淨。

不要，朕要先吃飯！喵喵奮力掙扎，但仍不敵主人的力氣，只好乖乖服從。

幫牠洗完澡後，尹芝夏拿了個紙箱裝好鳥的屍體，想著明天再來處理，再拿了塊木板擋住紗窗，免得喵喵又跑出去。

今晚室友出差不在，家裡有點冷清，她吃完晚餐再看個電視後，就無聊地打起哈欠，早早上床睡覺了。

半夜，她醒了過來，看到一隻半透明的鳥兒站在床邊，迷迷糊糊的喃道：「這是啥？」

「尹芝夏，妳給我好好聽著！」那隻半透明的鳥頤指氣使的命令道。

尹芝夏愣了愣，揉揉眼睛，看清楚那是一隻九官鳥，正氣呼呼的對著她說話。

「尹芝夏，妳居然敢說我是髒東西，一點都不尊重動物！告訴妳，我已經看到妳的死期了，下一世我要讓妳體會生活在貓爪陰影下的滋味，除非妳幫助了我的同類，不然就永遠只能當隻鳥！」

九官鳥在說完這番話後便消失無蹤，尹芝夏呆滯的張著嘴，久久無法回神。

她應該是在作夢吧？要不怎麼會看到一隻九官鳥在詛咒她.....

Crescent

睡意再次襲來，尹芝夏的意識漸漸遠離，在闔上眼之際，眼角餘光瞥到喵喵在牠的小窩裡睡到翻肚。

下一秒，隔壁傳來巨大的爆炸聲，她隱約聽到有人大喊氣爆了，然後是更大的爆炸聲響起，她便失去了意識……

第 1 章

尹芝夏睜開眼，發現自己被個橢圓形的白色物體包裹住，她試圖掙脫，怎料她一個前傾，那白色物體就被她撞出了一道裂縫。

欸，她的嘴有那麼利？

接著，那包住她的白色物體往左右兩邊裂開，光線迎頭灑下，她看到了一個長得十分高大的男人。

眼前這男人長相俊美爾雅，還穿著一身藍色的古代服飾，活脫脫是從古裝戲裡走出的美男子，不僅如此，周遭的家具擺設也都古色古香的。

尹芝夏呆了呆，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

「終於孵化了，還真小一隻。」男子低下俊臉看她。

孵化？

尹芝夏覺得這個詞怪怪的，這才仔細去看那裂成兩半的白色物體，發現很像蛋殼，她心驚的低頭看看自己的模樣，只見她全身毛沒長齊，雙手變成一對翅膀，嘴是鳥嘴，腳有爪子……

她居然變成了一隻鳥？！

「哇啊！」尹芝夏崩潰的尖叫，卻只聽見難聽的嘎嘎聲。

「去弄點吃的來。」男子聽她叫成這樣，以為是肚子餓，對小廝吩咐道。接著張開大掌朝尹芝夏捉來。

對尹芝夏來說那是隻無比巨大的手，她害怕的想逃走，但身為幼鳥的她連走都走不穩，輕易的被他捉了起來，放在掌心上。

本以為他想對她做什麼，卻看到他只是輕輕撫摸著她，不禁安下心，還回望起他來，那種感覺就像是雛鳥的「印記行為」，對睜開眼看到的第一個人感到依賴。

「還真醜，皺巴巴的。」男子嘖了聲。

哪有剛出生的鳥長得漂亮的，你出生時肯定也像猴子那麼醜！尹芝夏在心裡吐槽。

小廝很快回來，手裡拿著一個罐子，裡頭裝滿蠕動的菜蟲，男子用夾子取出一條要餵她。

尹芝夏看到那蠕動的綠蟲可說是嚇壞了，嘎嘎嘎的慘叫，抵死不從。

居然要她吃蟲？！她才不要吃！

男子以為牠不會吃，將蟲放到牠嘴邊，尹芝夏只覺得作嘔，奮力掙扎，想從他掌心跳下。

男子連忙接住牠，看到牠瑟瑟發抖，發現這鳥兒是真的怕蟲，匪夷所思的道：「有鳥兒不吃蟲的嗎？」

尹芝夏用力瞪他，像在警告他：你敢再餵我一次試試看！

是他的錯覺嗎？這鳥兒兇巴巴地瞪他？

男子莞爾一笑，「不敢吃蟲的鳥嗎？真妙，你就叫阿妙吧。」

crescent

一點都不妙好嗎，而且這是什麼名字，土死了！尹芝夏繼續在心裡吐槽，並以憤怒的目光表達抗議。

男子當然無法接收到她在想什麼，只覺得這隻不敢吃蟲又會瞪人的鳥兒還真有意思，既然這鳥兒是朋友送他的，他就好好養著吧，等大一點就能教說話了。

他又朝小廝囑咐道：「弄點幼鳥可以吃的東西給牠吃。」說完，他將掌心上的鳥兒關進鳥籠，踏出房間。

尹芝夏在鳥籠裡左看右看前看後看，四周都是柵欄，這根本是監獄吧？她不要被關在這裡呀！

為什麼她會變成這副德性？拜託誰來告訴她，這只是一場夢吧—

這不是夢。

當尹芝夏從清水裡看到自己的臉，當她用著尖尖的鳥嘴吃著飼料，當她每天睜開眼都看到自己困在鳥籠裡後，她終於確定自己所經歷的一切都是真的。

她從來沒想過會在那場瓦斯氣爆後穿越到古代，還成了一隻九官鳥。

這讓尹芝夏回想起她在現代所看到的那隻半透明九官鳥，當時她以為是在作夢，如今想來，她該不會是遇上九官鳥怨靈了吧？因為不滿她把牠當成髒東西，所以詛咒她。

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隻九官鳥怨靈也太小氣了，不過是說了一句無心之言，居然這麼詛咒她，她寧可死在那場瓦斯氣爆中，也好過當古代人的寵物鳥，這也太悲劇了！

尹芝夏只慶幸當晚室友出差不在，逃過一劫，但是喵喵和她同房，不知牠是否平安……

不，喵喵會沒事的，貓這種生物不是號稱有九條命嗎，牠肯定會平安健康的活下來，室友也會幫忙照顧牠的。她盡可能往好的方面想。

接著尹芝夏想起她的爸媽，他們在她很小的時候便離異了，之後各自有家庭，她是由奶奶帶大的，偶而見面，彼此間都生疏客套的像陌生人，她不免懷疑對於她的死，他們會感到難過嗎？恐怕在奶奶過世後，還會為她難過的就只有室友，以及其他同事朋友了吧。

但最讓她覺得惋惜的，是那一場氣爆不只讓她失去性命，也失去了夢想！

她是名配音員，在日本被稱為聲優，專門配韓劇和日本動畫的中文配音，不管什麼角色她都得心應手，就算是正太、大叔她也游刃有餘，只可惜以她現在這模樣，是沒辦法再做她最喜愛的工作了……不對，還有法子扭轉！

尹芝夏想起九官鳥怨靈說過，除非她救了牠的同類，否則永遠得當鳥，這句話的意思是只要她救了同類，就可以恢復人身，不用當鳥了對吧？

因為這句話，尹芝夏內心頓時湧上了希望，加上她的性格向來剛毅獨立，很快便打起精神來了，她決定好好的過日子，並且一邊尋找能恢復人身的機會。

當鳥的日子過得飛快，咻的就快要一個月，她已經從幼鳥長大了，渾身的毛也長齊了，對於鳥的生活作息也很習慣，但她仍然不愛吃鳥飼料，只愛吃水果。

待在這地方近一個月，尹芝夏也得知許多資訊，例如她是穿來歷史上沒有的大業國，還有她的主子，也就是她第一眼見到的那個男人，他名叫陸千陽，是漕幫大少爺。

漕幫她知道，是古代的幫會，徒眾皆以漕運為業，陸千陽在漕幫裡擔任分舵主，有時會親自出船，好幾天才回來，除此之外他還有經營副業，似乎是開酒館什麼的，白天時他大多都不在，遂將她交給小廝照顧。

陸千陽是她見過長得最俊美的男人，比以往在電視上看到的男人都俊俏，只可惜他是她最討厭的

那款男人—有著一雙桃花眼，輕浮又愛放電的花花公子。
這天，尹芝夏正吃著她的水果午餐，聽到從窗外傳來爽朗的男性嗓音和丫鬟們的笑聲，知道是她出船了好幾天的主人回來了，她忍不住唾棄的道：「又在招蜂引蝶了。」
從窗子裡，可看到一群人慢慢的接近廂房，那其中一點藍的、被眾丫鬟包圍的便是陸千陽。
此時，陸千陽正說著他出船到南方的趣事，臉上沒有長途跋涉後的疲憊，丫鬟們看著他的眼神都充滿崇拜，其中還有幾名大嬸，臉上一樣映著少女的光輝。
在她們眼裡，陸千陽萬分迷人，他一身寶藍色的袍子，手上拿著摺扇，充滿著翩翩貴公子的氣質，舉手投足間都是優雅風情，還有那好聽的嗓音，讓大家聽得是如痴如醉。
「然後呢，吹笛人一吹笛，蛇便扭著身軀跳起舞來……」
「天啊！蛇都不會咬人嗎？」
「不，很溫馴呢，像小貓一樣。」陸千陽微笑地道。
「哇！」丫鬟們聽得嘖嘖稱奇著。
陸千陽在說完後，朝她們露出迷倒眾生的俊笑，「我帶回一些南方盛產的果子，妳們到廚房再分吧，聽說吃了能養顏美容。」
「大少爺真貼心！」丫鬟們都笑得花枝亂顫。
「聽說南方有很多好吃的，怎麼大少爺看起來還是那麼瘦呢？」有位五十多歲的老嬤嬤關心的問道。
陸千陽溫柔的朝她一笑，「大概是因為食物再美味都不是春花嬸妳煮的。」
那名叫春花的嬤嬤立即臉紅，「奴……奴婢今晚就為大少爺做菜，幫大少爺補補！」
「奴婢也要！」
「奴婢也要……」
陸千陽搖了搖扇子，體貼的笑道：「千萬別為了我耽擱重要的工作，不然我就罪過了。」
眾女的臉紛紛紅了，沉醉在陸千陽的魅力之下，一旁的小廝阿洲完全沒有插嘴的餘地，心裡只有「好厲害」三個字。
在丫鬟們走後，陸千陽才得以順利踏入房間，他的行囊早被僕人們搬進房裡來了。
阿洲跟著進房，關切的問：「大少爺，這次出船還順利嗎？」
他知道這次運送的是極昂貴的古董，不能有一點損傷，對方又是重要的客戶，為求謹慎起見，大少爺才會親自押貨。
陸千陽輕鬆愜意地道：「那還用說，本少爺出馬當然順利了！原本我中午就該回來的，但一下碼頭就遇上魏老闆，盛情難卻，便到牡丹樓小酌了一杯。」
「難怪大少爺身上有酒味。」阿洲嘻笑的道，知道大少爺肯定又被牡丹樓的如菁姑娘纏住了，如菁姑娘長得可美了，很喜歡他家大少爺，一直希望能嫁入陸家，可惜以陸家的家風是不可能的，大少爺也沒那個意思。
「老爺剛回來不久，大少爺要先去請安嗎？」他接著問道。
「等會兒，我先去看看阿妙。」陸千陽朝放在桌上的鳥籠走了過去，盯著裡頭的鳥兒道：「幾天沒見，好像又長大了點。」
此時的尹芝夏可乖了，一點都看不出來她對他這個主子有多不屑。她得在他面前扮演好一隻鳥，不做出破格的事，若是被看穿這具鳥身裡有著人的靈魂，她怕會被當成怪物燒死。
Crescent

「是，大少爺，阿妙很愛吃水果，又愛洗澡，毛色很漂亮。」阿洲忙接下話，他可是很細心在照顧大少爺的寵物。

「你做得很好。」陸千陽稱讚的點頭，「幫我更衣吧，總不能一身酒氣去見我爹，去拿那套深藍……不，還是穿寶藍色好了。」他喜藍，寶藍色的色澤較亮，給人高雅貴氣的感覺。

「是，大少爺穿寶藍色的袍子最好看了！」阿洲趕忙去準備。

「當自己是孔雀嗎？」一句吐槽傳了出來。

陸千陽聽見了，左右看了下。怪了，阿洲去拿衣服，下人們放好他的行囊也都出去了，是誰在說話？

他抬起頭，對上九官鳥。

「阿妙，是你在說話？」他狐疑問道。

尹芝夏心虛的閉緊鳥嘴。

她不過是唾棄他總愛把自己打扮的如孔雀般花枝招展，到處勾引女人，沒想到會在無意識下把心中所想脫口而出，怎麼辦？

算了，反正九官鳥會說話很正常，她就開口吧。

「阿妙，是你在說話？」尹芝夏學著他說一遍。

阿洲抱著袍子進來，剛好聽到這句，驚喜的靠過去道：「大少爺，一般的九官鳥得兩個月後才會學說話，阿妙也太聰明了，居然這麼快就會說話！」

陸千陽也是心下一喜，他摸了摸下巴，躊躇著該教牠什麼好呢……想到了！

他拍了拍手，清了清嗓，道：「大少爺，您回來了。」

「大少爺，您回來了。」尹芝夏乖巧的跟著說。

「大少爺，您是我朝第一美男子。」

「……」尹芝夏真的很想吐槽，有人這麼自戀的嗎？

陸千陽怕她聽不懂，又說了一次，「大少爺，您是我朝第一美男子。」

尹芝夏只能勉為其難地複述，「大少爺，您是我朝第一美男子。」

「大少爺，我景仰您。」陸千陽又繼續下一句。

「大少爺，我景仰您。」嘔，她的雞皮疙瘩都要掉滿地了。

「大少爺，阿妙真的很聰明呢！」阿洲似乎不覺得他家主子說的話有什麼不對。

陸千陽頗為滿意，「那我可要好好的訓練阿妙了。」

尹芝夏在心裡哀嚎，接下來他還會要她說出多噁心的話？

這時候，外頭的僕役喊道：「大少爺，劉娘子一探聽到您回來，就馬上帶禮物過來了，說是要謝謝您上次幫了她的忙。」

「她也太客氣了，不需要跑這一趟的。」陸千陽搖了搖頭，趕緊踏出房間，根本就來不及換衣服。

阿洲也忙將手上的袍子放下，跟著一塊去。

人家特地跑這一趟就是為了見你呀，別說你不知道！尹芝夏看到陸千陽走出去，忍不住在心裡冷哼。

劉娘子是住在附近的寡婦，四十出頭，是個風韻猶存的美人，會來府上找他，當然是對他有意，除此之外牡丹樓的花魁、府裡的丫鬟們，連上了年紀的嬤嬤都被他迷得團團轉，這男人可真是人見人愛，非常吃得開。

Crescent

花花公子！輕浮男！自戀男！為什麼她的主人會是她最討厭的那種男人呀—尹芝夏在心裡不斷數落。

尹芝夏從以前就很討厭輕浮又花心的男人，這與她曾經交往過的男友有關。

因為長相豔麗的關係，總有男人前仆後繼的來追求她，她的初戀是高中學長，可他追求的原因竟是和友人打賭能否追到她這個校花，之後追求她的同學、學長也都把她當成戰利品炫耀，讓她深感厭惡。

出社會後，她也想過要找個好男人交往結婚，但她的外貌總會吸引一些蒼蠅糾纏，其中不乏很多俊帥的富二代，已婚、劈腿的也通通找上門，但他們都只是想玩玩罷了，久而久之，她便對陸千陽這種皮相好看又會逗女人開心的男人沒有好感，也為了杜絕蒼蠅，她才選擇了聲優這種不用拋頭露面的工作。

當鳥的這段日子以來，她雖然有得吃，日子過得安安穩穩，但關在鳥籠裡是很寂寞的，因此只要陸千陽不在府裡，她總會跟自己對話，今天晚上陸千陽出門去了，她又可以盡情說話了，想她在朋友間可是吐槽系女王，當然是要極盡所能的吐槽陸千陽了。

「堂堂漕幫大少總愛穿得那麼招搖風騷，活像隻發情的孔雀，只會色瞇瞇的拋媚眼勾引女人！」

「食物再美味都不是春花嬸妳煮的、千萬別為了我耽擱重要的工作，不然我可就罪過的……」尹芝夏學著陸千陽說話的聲調，然後批判的道：「真是噁心死了，他怎麼想得出這種台詞？我全身都起雞皮疙瘩了！」

「大少爺，您是我朝第一美男子，我景仰您。」尹芝夏改用崇拜的聲音說話，下一句立刻變成不以為然的語氣，「這男人真的很自戀，以為所有的女人都喜歡他嗎？真受不了，我都快吐了！」

就在尹芝夏說得情緒激昂時，陸千陽回來了。

今晚他提前結束應酬回府，讓阿洲下去休息不用服侍他，想早早歇下，沒想到他一踏入房間就聽見有人在罵他，聽得他快吐血。

竟敢在背後議論他這個漕幫少主，還學他說話，膽子還真大！到底是哪個傢伙躲在他房裡說他壞話？

陸千陽悄悄的想去揪出兇手，但左看右看，房裡並沒有人，反倒發現聲音是從鳥籠處發出的，他慢慢的走近鳥籠一看，渾身一震，不敢相信居然是他養的鳥兒在罵他！

「陸千陽真是沒救了，無腦又沒有內涵，只剩一張皮相可以看而已，還真是悲哀……」話聲戛然而止，尹芝夏鳥嘴張大，差點從竿子上掉下來。

陸千陽他、他、他回來了？！

她說的話是不是都被聽見了？她會不會被當成妖怪捉來烤，還是被解剖？還是他會氣得直接掐死她？

想到她的「鳥生」可能在今晚畫下句點，尹芝夏寒毛都豎起來了。

陸千陽看著自家鳥兒，似笑非笑地道：「阿妙，原來你口才這麼好，主人我真是驚喜，繼續說啊，很精采呢。」

尹芝夏哪敢再說一個字，她緊緊閉著嘴，心虛惶恐極了。

陸千陽瞇緊眸盯著阿妙，仔細觀察著。本以為牠那麼快學會說話是因為聰明絕頂，看來不僅僅如此，九官鳥再聰明也只會模仿人說話，絕不可能像牠這樣劈里啪啦罵一長串，加上那罵了人之後的慌張心虛表情，看起來就跟人差不多。

Crescent

這真的是九官鳥嗎？還是鳥仙？

陸千陽想完自己都覺得真好笑，連鳥仙這詞都出現了，不過不管如何，他都不打算任由一隻鳥臭罵一頓。

「阿妙，怎麼不說下去了？該不會是說了我的壞話，怕被我烤來吃吧？」他打趣的道。

烤來吃？！尹芝夏被最後那句話嚇得嘴巴閉得更緊，情況演變成如此，最好是以不變應萬變。

陸千陽看牠不說話就是不說話，故意威嚇的道：「真要烤來吃的話，得要先把你的毛拔掉才行。」

尹芝夏慌得抖了兩下。

陸千陽摸了摸下巴，認真思索著，「啊，不對，要先餵你吃蟲，把你養肥了再拔毛，拔得光溜溜後拿去火烤……三杯也不錯。」

尹芝夏的生命安全不停遭受威脅，終於忍不住憤怒的張開翅膀，「陸千陽，你這個大變態，怎麼可以這麼對待一隻鳥！」

陸千陽見牠終於說話了，感到很新奇，不過他有些話聽不太懂，反問道：「大變態是什麼意思？」

尹芝夏又閉上嘴，不知道她若說出變態的意思，他會不會下手更狠。

「肯定是罵人的話吧。」陸千陽挑眉，發現這隻鳥真的沒把他這主人放在眼裡，「看來你對本少爺有諸多誤會，我有必要澄清。你說本少爺是發情的孔雀，只會色瞇瞇的拋媚眼勾引女人，你說錯了，那只是出自於我對她們的溫柔體貼，哪個女人不喜歡聽好話，我這是在做好事，你沒看到她們笑得很開心嗎？」

尹芝夏完全聽不下去，「少說得那麼好聽，你根本是在用你那好看的皮相哄騙無知女人，是她們沒看穿你的真面目！」

被一隻鳥這麼說，陸千陽生氣了，他長這麼大還沒遭受過如此批評，當下氣到真的想把牠捉來火烤。

「我這張臉有什麼不好？賞心悅目，女人看了都喜歡，你呢？一隻黑不隆咚的九官鳥，怎麼看都沒有美感！」陸千陽惡狠狠損道。

居然對鳥做人身攻擊？尹芝夏恨得牙癢癢的，卻不知該如何反駁，她也不想變成這烏漆抹黑的樣子呀。

「你說我無腦又沒有內涵，那是你不了解我這個人，只看到我的外表才會那麼說，其實我全身上下都很有內涵，那句『我朝第一美男子』當之無愧，那些丫鬟就是因為明白這點，才會那麼景仰我的。」陸千陽一鼓作氣的說完，說得臉不紅氣不喘。

尹芝夏聽得瞠目結舌，「也太自戀了吧，臉皮那麼厚，連城牆都打不穿！」

陸千陽驟然瞇起眼瞪向鳥籠，帶有威脅的一笑，「阿妙，你實在太不了解主人我了，看來，我們應該更增進感情……」

尹芝夏表情一僵，她一點都不想跟他增進感情，「你、你想幹什麼……」

跟一隻鳥吵架會不會太幼稚了？但陸千陽就是覺得很好玩，他打開鳥籠，伸手進去。

看到那隻巨大的手朝她捉來，尹芝夏想躲卻沒辦法，只能放聲尖叫，「你不要過來！」可惜最後還是被陸千陽牢牢捉在手心裡，她瞪視他，大氣都不敢喘一聲。

陸千陽拎著牠左看右看，對這隻九官鳥真是好奇極了，想知道牠跟其他鳥兒究竟有什麼不同，為什麼會這麼有靈性，像人一樣跟他對話。

看不出個所以然，他乾脆用另一隻手摸，想看看牠身上是不是多了什麼東西，才會如此的特別。

crescent

尹芝夏被他亂摸，不禁尖叫，「色狼！性騷擾！」
「色狼是什麼？信.....騷擾？」感覺都不是好聽的話。
「就是色痞！不要碰我！」
他竟被一隻鳥罵色痞？陸千陽對這指控感到啼笑皆非，故意威脅道：「辱罵主人，還三番兩次對主人不敬，大呼小叫的，你真的不怕我把你烤來吃嗎？」
可惡！尹芝夏氣死了，卻敢怒不敢言。
看到牠這個樣子，他忍俊不住，「哈哈哈—」
笑什麼啦！尹芝夏瞪著他，真想用嘴啄他。
「阿妙啊阿妙，你怎麼這麼好玩？你真是太神奇了，我撿到寶了！」陸千陽心情大好的道。
他沒有當她是妖怪？尹芝夏錯愕的看著他。
他的眼神充斥著興奮和驚喜的光芒，看起來並沒有怒氣，不像是想將她烤來吃，對她也沒有一點畏懼，就只是單純的覺得她很好玩。
可是，被當成玩具好像也沒有比較好耶.....她頓時有了不好的預感，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到底會怎樣？
漕幫總舵。
今天是一個月一次的漕幫會議，各地的分舵主都會前來，陸千陽一身寶藍色衣袍，手持摺扇，俊雅非凡、風度翩翩的出現在總舵裡。
高瘦的白髮老人看到他來了，走向他，上上下下打量著。「你這小子看起來心情很不錯，是發生了什麼好事嗎？」
另一個身形圓潤，蓄了鬍子的老人也圍向他，興奮的問：「快說吧！你這小子總是令人嫉妒，是如菁姑娘還是.....」
陸千陽神祕笑道：「昨天晚上我發現一件大事。」
「什麼大事？」兩人都聚精會神的等著他說。
「我發現我養的九官鳥很有趣。」
「蛤？」兩人聽得面面相覷，他這算是什麼大事啊！
白髮老人毫無興趣。
胖老人勉強配合的問下去，「是怎麼個有趣法？」
「我的九官鳥不只會說話，還天賦異稟，口才好得很，不僅偷罵我這個主子，被我發現後還會和我鬥嘴呢。」陸千陽說起來便興致高昂，想著回去後該怎麼玩弄阿妙呢？他實在很期待。
兩老卻感覺不到他的欣喜，默默的在心裡想著，這孩子是在說什麼傻話？
「一定是有下人偷偷罵你，被你的九官鳥聽到學了起來。」胖老人猜測道。
「沒錯，九官鳥再聰明也只會模仿人說話，怎可能和你對話。」白髮老人附和道。
陸千陽見兩人不信，鄭重申明，「我說的是真的.....」
「少來了！」兩老都不給他面子。
胖老人叫莊昊，白髮老人叫魏軒，在漕幫裡都是德高望重的大老，連幫主都要敬他們三分。他們平時為人嚴肅，唯有遇上陸千陽才會變成老頑童和他嘻嘻哈哈，將他當成自家孫子關愛，這在其他人眼中實在是很不可思議的畫面。
三人談笑間，有個相貌清麗的年輕姑娘朝他們走來，有禮的問安，「大少爺，莊老，魏老，早。」

Crescent

陸千陽看到她，親切的笑道：「是小春啊，妳今天怎麼來了？」
「是我纏著我爹來的，我想來總舵見見世面。」江春眼神帶有羞澀，明顯看得出對他有情意。
「小春……」
聽到後頭有人喊她，江春臉色一僵，慌張地道：「那我去幫忙準備會議用的茶水好了。」
她前腳剛走，馬上有個男人後腳跟來，是陸千陽同父異母的弟弟陸仲齊，比起哥哥的斯文高雅，他的身形更為粗獷高大，見到陸千陽，他忙擠出笑招呼道：「大哥，你來了。」然後朝兩老點了點頭，就忙著去追江春了。
莊昊看得直搖頭，「看來江老該煩惱了，到底是要將女兒嫁給誰呢？」
江春是分舵主江程的女兒，任誰都看得出來，陸仲齊喜歡江春，但江春喜歡的是陸千陽。
莊昊說的這句話也是有含意的，幫主陸沖有兩個兒子，江程當然是要將女兒嫁給可以當上幫主的那一位，其他有女兒的大老和分舵主們多少也抱有這種心思，所以都在觀望著。
莊昊說完，魏軒忍不住語重心長的對陸千陽說：「大少爺，你也差不多該認真起來了，為了這幫主之位，二少爺可是表現的相當積極呢。」
莊昊點點頭，語氣有著不平，「這幫主之位本就該由身為嫡長子的你繼承，可是老爺因為夫人的關係，對二少爺向來溺愛，一直猶豫不決，因此大少爺你不能沒有作為……」
又提起這事了，陸千陽擺擺手，「我對幫主之位沒興趣，二弟想當幫主就讓他當吧。」
「大少爺，你不能這樣！」兩老對此都不贊同。
陸千陽覺得耳朵開始痛了，明明他分舵主的工作很多，還有酒館的工作要忙，居然還要他當幫主，是想讓他累死嗎？他真心覺得繼弟很認真，很適合當幫主，就饒過他吧。
陸千陽看時間到了，許多人已經進了議事廳，他趕在兩老又想叨念前道：「該開會了，進去吧。」
議事廳內，各個分舵主排成兩排入座，陸沖坐在最前頭的主位，聽取各分舵主的報告。
陸仲齊負責的是汾北線，陸沖聽完他的報告，對他讚譽有加，「這次龍老闆要送的貨萬分緊急，你沒讓貨物損傷而且還提早到，龍老闆對你很滿意。仲齊，你這次做得很好，要好好保持下去。」
「是！」陸仲齊大聲回答，欣喜之情都寫在臉上。
「幫主，大少爺看天候的本事也是數一數二，前天到西部的船，大少爺判斷會有暴雨，還真的下了兩天暴雨，聽說有許多商家的船都翻了，只有幫裡的船倖免於難。」
冷不防地，魏軒開口了，似是認為陸沖偏心只讚美小兒子，刻意提及陸千陽的功績，其他人聽了也跟著附和。
「是啊，大少爺真厲害！」
「要說幫裡最會觀天象的，就數大少爺了。」
陸沖察覺到魏軒的心思，有些尷尬地笑道：「千陽的能力當然很好，這不用我多說。你們兄弟要同心一志，知道嗎？」
「是。」
「是。」
兩兄弟皆應了聲，陸千陽速度慢了點，語氣有點懶散，像是聽到這句話才清醒過來。沒辦法，一直久坐不動，他會發懶。
陸仲齊嫉妒大老們都替陸千陽說話，瞥了他一眼，見他精神不濟，更是惱怒地蹙起濃眉。
接下來逐項討論了其他事。

「淮河總是三不五時淤塞，船隻抵達的時間時常延宕，每年也得耗費人力清除淤泥，不想個辦法不行。」陸沖苦惱的道，要大夥兒集思廣益。

陸仲齊率先表達意見，說得自信十足，「那就利用最近的隱河吧，可以更快的通過。」

「隱河不錯。」

「是啊！」

應和的都是和陸仲齊關係好的分舵主。

但也有分舵主抱有質疑，「可是隱河有暗流，只要天氣不穩就會翻船，危險性太高了。」

陸仲齊急著道：「只要避開隱河的暗流處就好了，總比老被困在淮河好。」

聞言，不少人都不贊同，過去在隱河翻船的例子太多了，誰都不敢冒險，連偏寵他的陸沖也沒有為他說話。

這時候的陸千陽摸著下巴思考，眸底閃爍著精明，哪還有一絲懶散。

終於，他開口道：「我覺得乾脆來擴充淮河吧，淮河會積汙泥是地形的關係，若是將它擴充為更大的河道……」

「這太麻煩了，這不僅費時，還要花上好幾年才會完工，而且朝廷肯定不會答應撥下所有銀子，漕幫得自行負擔一部分費用，那可是很大一筆花費。」陸仲齊第一個否決，覺得這作為太傻了，短時間之內根本不會獲利。

「可是，這才能真正解決淮河的問題……」

「是啊，雖然得花點時間，但若是解決了，往後在淮河的通行也就順利了，有百利而無一害啊！」

眾人紛紛贊同陸千陽的作法，陸仲齊頓時覺得失了顏面，這種他出的主意是草菅人命，陸千陽的決定才是英明之舉的表現讓他暗懷忿懣。

很明顯的，不少大老、分舵主都擁護陸千陽，看得出陸千陽在幫裡極具人望，除了身為嫡長子，是漕幫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外，他本身也極優秀，精明能幹，遇到大事也夠沉著，個性更是八面玲瓏、長袖善舞，和許多高官富賈都周旋的不錯，又有餘力經營酒館，也因而取得幫裡大多數人的認同，然而陸沖其實是屬意小兒子陸仲齊接任幫主一位，所以遲遲沒有正式宣佈繼任人選。

陸沖是奉父母之命和陸千陽的生母羅氏成親的，陸仲齊的生母，也就是續弦邵氏才是他心愛的女人，當年因為娘親不喜邵氏，他不得不聽從母命迎娶羅氏，委屈邵氏沒名沒分的養在外面，直到娘親和羅氏相繼過世，他才將邵氏迎娶進門，基於愧疚，他對邵氏百般寵愛，對她所出的陸仲齊自然也偏寵些。

邵氏希望他立小兒子為幫主，他當然想順著她，而且小兒子確實能力不俗，足以勝任幫主之位，但他也無法漠視幫裡人的希冀，怕會引起反彈，且對長子這個嫡長子也不公平，故一拖再拖。

而淮河一事，平心而論，他也認為長子的主意比小兒子好，因此他刻意不去看小兒子，當眾宣佈道：「那就用千陽的法子，擴充淮河吧，我明天會向朝廷提出的。」

漕運是大業國的經濟命脈，漕幫每年上繳的稅賦相當豐碩，皇上自然相當看重漕幫，加上陸沖多年來與朝廷保持著良好的關係，皇上向來信任他的決策，因此陸沖相信他向朝廷提出建議後，皇上很快就會下旨許可，讓工部派人來開鑿淮河。

當陸仲齊聽到連父親都選擇陸千陽的法子，臉色陰沉下來。

會議結束後，陸千陽被大老們拖延了好一會兒才得以踏出議事廳，阿洲看到他出來，趕緊去備馬車，準備上酒館巡視。

沒想到在離開之際，邵氏來訪。

邵氏帶著一干婢女前來，手上大盒小盒的都是點心，要分給幫裡的人吃，其目的當然是想幫兒子爭取人望，好順利繼任成為幫主。

她一個轉身看到陸千陽，旋即揚起笑，熱烈招呼道：「千陽，我親自做了些糕點，你吃看看吧。」

陸千陽看二娘來了，便走向她，從食盒裡取了糕點，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」他咬了一口，大呼道：「真好吃！二娘的手藝真好！」

「那再多吃點。」邵氏笑得闔不攏嘴，像個慈母般囑咐道：「你二弟他還有很多事不懂，你可要好好教他呀。」

「沒問題的，二弟那麼優秀，比我適合當幫主，我會幫他的。」陸千陽突然冒出這句話，那雙桃花眼裡沒有一絲輕佻，只有認真。

「是、是嗎？」邵氏聽他這麼說，一時不知該做何反應。

接著陸千陽將邵氏的手捉起，仔細看了看。

「在看什麼？」邵氏納悶不已。

陸千陽嘴甜的道：「二娘的手又白又嫩，到底是吃什麼保養的？」

邵氏嬌羞的打了下他的肩膀，「你這孩子真是的，別把外頭哄姑娘的那一套用在我身上！」

「二娘，我酒館還有事，先走了。」陸千陽笑嘻嘻的說完，先行離去。

陸千陽離開後，邵氏臉上的笑容迅即消失，同時也感到了困惑，想不透他剛剛的話是何意思。

陸仲齊遠遠就看到他們兩人在說話，待陸千陽走後才走近問道：「娘，大哥對妳說了什麼？」

「他說你比他更適合當幫主，他會幫你的。」邵氏看到兒子來了，轉述給兒子聽。

陸仲齊愣了下，「娘，妳覺得他是說真的嗎？」

「他看起來像是真心真意的……」所以才讓她困惑。

陸仲齊哼了一聲，「幫裡的人都支持大哥當幫主，他怎麼可能會讓給我，他這麼說只是尋我開心吧。」

聽兒子這麼說，邵氏也覺得陸千陽有可能是故意這麼說的，好讓他們鬆下防備，「我會再跟你爹說說，也會對幫裡的人多下點功夫。」她對丈夫頗有怨懟，都答應她要立仲齊為幫主了，卻礙於幫裡那些老頭子，遲遲不敢宣佈。

「他還把小春迷得神魂顛倒！我一定要繼承幫主之位，證明我比他強，好讓小春嫁給我！」陸仲齊咬牙切齒的道。從小大哥就比他聰明，比他受歡迎，幫裡那些難討好的大老們都喜歡他，小春也一心想嫁給他，他實在忍無可忍。

「別擔心，有娘在，娘會想法子的……」邵氏安慰著兒子，但她沒說的是，她不會讓小春進門的，她的媳婦絕對不能只是一個分舵主之女，仲齊值得更好的。

「法子嗎？」陸仲齊咀嚼著這兩個字，眼底閃過一抹陰狠。

第 2 章

尹芝夏宛如站在懸崖上，屏息的看著桌底下。

「你怕了嗎？」

Crescent

一道男性嗓音傳來，尹芝夏瞪著那悠哉坐在太師椅上的男人，在心裡不知咒罵了他第幾遍。
她真是討厭死這個男人了，簡直是把她當成玩具，居然逼著她學飛！
可惡，她有懼高症啊.....
「我.....我只是需要一點心理準備。」
「不敢飛的鳥看在同類眼裡，會笑你膽小的。」
面對他的恥笑，尹芝夏恨得牙癢癢的，「我一定能學會飛的！」她逞強的道。
飛翔是鳥的本能，她一定可以的，可是那麼高，她會怕.....
陸千陽看著阿妙站在桌緣，腳不停發抖，覺得真好玩，這世上居然有不敢吃蟲、不敢飛的鳥，他就稍微幫牠一下吧。
於是陸千陽從阿妙背後輕輕一推。
尹芝夏一個不穩，從桌邊摔了下去，立即飆罵，「陸千陽，你個王八烏龜臭雞蛋，居然謀殺鳥—」
尹芝夏可不想摔死，她本能的揮動起翅膀，一開始她還飛得零零落落，但很快就掌握到訣竅，大力飛高。
哇，她真的在飛耶！
尹芝夏驚喜地看著自己在半空中盤旋，覺得就像是在作夢，同時也感受到飛翔的樂趣，更加努力揮動翅膀。
「左邊。」
陸千陽一個命令，她飛往左邊。
「右邊。」
再一個命令，她飛去右邊。
「來我這裡。」
她飛到了陸千陽的肩膀上。
怪了，她幹麼乖乖聽他的話？她不由得一怔，看來又是印記行為作祟。
尹芝夏以前很難理解所謂的印記行為，現在倒是明白了，她本能的會將他當成主人，就算討厭他，她也很難違背他下的命令。
陸千陽滿意的看著站在他肩膀上的阿妙，笑得很開懷，「我果然是教導有方，第一次飛就飛得那麼好。」
尹芝夏聽他把話說得那麼美，咬牙道：「分明是你把我推下去的，有你這樣謀殺鳥兒的主人嗎？」
「我這是用心良苦啊。」陸千陽語重心長的道。
尹芝夏氣到跳腳了，「你居然說得出這種話，無不無恥啊你！」
陸千陽張亮了雙眸望著她。
尹芝夏驟然生起一股不安，戒備道：「幹麼？」他又想做什麼了？
陸千陽從桌上的盤子上拿起一顆乾果，「等會兒我把果子往前面拋，你飛去撿給我吧。」
尹芝夏瞪他，「我又不是狗！」還去撿骨頭咧。
陸千陽拿起一根羽毛，在牠面前搖啊搖，「那這樣呢？」
尹芝夏眼角抽搐，「我也不是貓！」還逗貓棒呢。
真受不了，她居然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，她也有身為鳥的尊嚴好不好？
「是嗎？」陸千陽頓了下，又冒出歪主意，「那這樣好了，我來教你算命，以後我要是不在漕幫

crescent

做事，我們倆出來擺攤算命也不錯。」
尹芝夏聽得鳥臉都是黑線，毫不客氣地道：「會算命的是文鳥吧，你有見過九官鳥算命的嗎？而且你最好是會算命。」
「這樣啊……」陸千陽摸了摸下巴思索，雙眸又亮了起來，「那麼，我們來練習說相聲吧，這可是空前絕後的，沒人看過九官鳥說相聲，肯定會吸引很多人上門，可以賺很多銀子。」
尹芝夏對陸千陽的異想天開忍無可忍，「誰要跟你一起說相聲，我只是一隻普通的九官鳥，別要我做出超乎鳥類行為的事來！」
這隻鳥兒總愛酸他、挖苦他，但他並沒有生氣，看牠氣呼呼的，他只覺得很好玩，「我這是抬舉你，你那麼聰明，一定辦得到。」
她辦得到的話，接下來他會不會要她跳火圈、走鋼絲、組馬戲團了？
尹芝夏指控道：「你這是虐待動物！」
「虐待動物？我這是在疼愛你啊，阿妙。」陸千陽笑了笑，摸摸牠的頭。
尹芝夏生氣的啄了他的手。
「你敢咬主人？」陸千陽吃痛的抽回手。
就是咬你怎樣！尹芝夏兇悍的瞪他。
「真是沒大沒小，不怕我把你烤來吃？還是你晚餐想吃蟲？」陸千陽威脅道。
尹芝夏瑟縮了下，直到看見他眼底的笑，知道他只是想看她害怕的模樣，於是她做出「誰怕你」的囂張表情，對他大吐舌頭。
「真是的，我居然被一隻鳥瞧不起，看我怎麼懲罰你！」陸千陽將牠捉起來摸來摸去。
「色痞！」尹芝夏不停扭動，可惜徒勞無功，「堂堂漕幫大少爺肚量居然那麼小，小肚雞腸的樣子實在讓人看不下去！」
「敢說我小肚雞腸，看我這招！」陸千陽拿手指不停戳牠。
「放開我！」尹芝夏奮力掙脫，伸出鳥爪朝他踢去，她可是有學過防身術的，看她的無影鳥爪！陸千陽迅速閃過。
尹芝夏再度攻來，嘴上仍不放過他，「你是沒事做嗎？居然有閒情逸致欺負一隻鳥……啊，我忘了你只有那張漂亮臉蛋可以看，不需要動到腦袋，只要無憂無慮的過大少爺生活就好了。」
憑什麼他要被一隻鳥這麼說！陸千陽捉住了牠，瞇起眼瞪著牠，「本少爺既然是漕幫大少，每天當然都有繁重的公事得用到我這聰明絕頂的腦袋，而且我也是有煩惱的，不是像你所說的那般無憂無慮。」
尹芝夏不以為然，「你哪會有什麼煩惱？你就只會勾引女人，還有欺負我這隻鳥而已！」
陸千陽哼道：「你怎麼能明白本少爺的煩惱呢，有人很希望我當幫主，我不想當卻一直被勸說。」
尹芝夏一愣，「你能當幫主？」
聽出牠語氣裡的質疑，陸千陽真的很想將牠烤來吃，「別小看我，幫裡擁護我當幫主的聲浪可是很高的。」
「那你當幫主就好了，有什麼好煩惱的？」真是想太多。
陸千陽苦澀一笑，露出鮮少在人前展現的憂傷神情，「當幫主有什麼好，我對此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二弟若真想要那個位置，那麼就給他吧，我不會跟他爭的。」
他的母親在他三歲時過世，三個月後，父親便把養在外面的邵氏迎進門，還帶著年僅兩歲的二弟

回來，照理說他該為母親抱不平，對邵氏懷有敵意，但當時他年紀太小，無法理解這種仇恨，加上是邵氏將他帶大的，他對邵氏有著孺慕之情，自然沒辦法恨她。

邵氏待他並不差，但還是會比較疼愛自己的親生兒子，這是人之常情，至於父親對他們兄弟很公平，二弟有的他也會有，但他仍然看得出來父親是偏寵二弟的，每當和他們在一起時，他總是感覺格格不入，就算他嘴巴多甜、多會逗他們笑，他還是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。

而這幾年來，他看出二弟很積極的想當上幫主，邵氏也為二弟出了不少力，爹看起來也有這意思，只是礙於大老們才遲遲沒有宣佈。

而他從來都對幫主之位不感興趣，一個分舵主就夠他忙了，還有酒館要經營，他真的不在意能否當上幫主，更不會嫉妒爹讓二弟繼承幫主之位。

那天會議後，他已經跟邵氏說得很清楚了，他會讓二弟當上幫主，就不知邵氏和二弟能不能明白他的心意，對他別再那麼提防，就算無法成為交心的一家人，也能和睦的在同個屋簷下生活……

尹芝夏很意外聽到陸千陽這麼說，想起曾聽丫鬟私下聊過，現任的陸夫人是續弦，不是陸千陽的生母，所以還以為會像她看過的宅鬥劇一樣，兩人為了幫主之位爭得你死我活，沒想到他卻完全沒想跟異母弟弟爭。

此外，她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落寞的樣子，覺得有點可憐，沒多想，她張開翅膀推了推他。

「阿妙，你這是在安慰我嗎？」陸千陽看到牠這個小動作感動極了，心口某個受創的部分被牠撫慰了。

「才沒有！」尹芝夏臉紅的否認，心想她真是多管閒事。

「沒有嗎？我以為這是你貼心的表示。」陸千陽盯著牠看。

「那是你的錯覺！」尹芝夏撇開臉。

陸千陽笑了笑，覺得牠很可愛，「養寵物還不錯嘛，對主子那麼貼心，實在讓我太感動了，今天的晚膳就讓你吃你最喜歡的水梨吧。」

尹芝夏一聽到可以吃水梨，口水都快流下來了。

陸千陽看牠嘴饞的模樣，實在想逗逗牠，又改口，「還是算了，水梨也不便宜，我還是留著自己吃。」

「陸千陽，做人不能這樣！」尹芝夏抗議。

「那就來求本少爺，說一句本少爺是我朝第一美男子，景仰我的話，我就讓你吃。」這隻鳥老是對他俊美的容貌嗤之以鼻，他絕對要牠臣服在他的魅力之下。

尹芝夏不想屈服他的淫威之下，撇過頭，不說就是不說。

「快說吧，只是一句話而已，水梨香甜多汁很好吃的，志氣算什麼。」

尹芝夏恨恨的瞪他，抵死不從。

「快點認輸吧。」他笑得一臉邪惡。

尹芝夏氣得都炸起鳥毛了，就差沒冒煙了。

「哈哈哈！」陸千陽看著牠的模樣，開心的大笑，摸了摸牠的頭，像這樣每天有人陪他說說話、鬥鬥嘴真不錯，他由衷的感到快樂。

看陸千陽笑得愉快，尹芝夏真想賞他一記鳥爪。

真討厭，她才不想要他這種主人，不想過著這種受他欺壓的日子啦！

「還真舒服。」尹芝夏泡在水裡，吃著清涼的水果，喟嘆了一聲。

當寵物的日子無限好，每天吃好睡飽，過得逍遙自在，無聊時還能飛到院子去做日光浴。
不得不說，她和陸千陽這段主人與寵物的關係維持得很不錯，她每天都過得十分優閒，再這樣下去，她的小肚肚都要肥一圈，飛不起來了，唯一的敗筆大概就是繫在她頸子上的紅色領子，陸千陽的眼光有夠差。
尹芝夏覺得可恥，她似乎太沉醉在當寵物的幸福日子裡了。
「阿妙，今天有你最愛的水梨喔！」阿洲替牠準備好水果、飲水，將牠當成小祖宗般侍候，然後興奮的道：「阿妙，跟我說說話吧，說一句就好。」
尹芝夏懶得理他，吃她的水梨。
「阿妙、阿妙，說說話嘛……」
尹芝夏在心裡翻了個大白眼，她會和人對話這件事本來是保密的，卻在某日不小心被阿洲發現她和陸千陽在對話，那天起，阿洲就把她當神鳥膜拜，每天都朝她拜三下，真讓人受不了。
尹芝夏嫌他吵，吃了幾口水梨後便展翅飛出房間，在照得到陽光的大樹上停下，好把羽毛曬乾。
「阿妙，過來。」
陸千陽待在書房裡，從窗口看到樹上的牠，喊了聲，尹芝夏沒有猶豫，立即飛了過去。
這絕對不是她喜歡待在他身邊，純粹是因為他是她的主人，她無法拒絕他的命令。
今天，陸千陽難得白天在家，待在書房裡處理一些文冊。
尹芝夏飛到桌上看他在寫什麼，古代的字和現在沒什麼不同，她倒是很意外他的字剛勁有力，一點都不輕浮。
陸千陽摸摸牠的頭，又繼續寫。
又把她當狗一樣摸頭了。尹芝夏心裡碎念著，喝著他的茶、吃著他的糕餅，比主子更像主子了。
陸千陽見狀只是笑了笑，「我明天要到北方辦事，不如帶你一塊去吧，你沒有搭過船吧，想不想搭搭看？」
「不要，我會暈船。」尹芝夏立馬拒絕。
陸千陽很失望，「這樣我們要分離好幾天……」
幹麼這種臉，又不是熱戀中的情侶要分開，「我無所謂。」
陸千陽捧著胸口，「別那麼無情嘛，妳不會想主人我嗎？我以為我們已經培養出絕佳的默契了。」
「默契？」她有聽錯嗎？
「就是默契，我們總有那麼多話可聊，無話不談不是嗎？」
尹芝夏想起來了，但那是在吵架吧，這傢伙老愛跟她鬥嘴，讓她氣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還有兩人也會打架，她會用翅膀揮他，用無影爪踢他，陸千陽會伸出魔爪在她身上摸來摸去，想出奇怪的點子來懲罰她，一人一鳥打翻天。
他居然管這些叫默契？尹芝夏嚇死了，直搖頭。
「誰跟你有默契，我一點都不想要！你要到北方辦事就去吧，你在不在我沒差，我只要有水梨吃就好了，比起來阿洲不在我會比較困擾。」畢竟三餐都是阿洲準備給她吃的。
陸千陽好氣又好笑的道：「你的食物還不是本少爺出錢的，那些水梨可不便宜啊。」
尹芝夏看了他一眼，故作冷淡地道：「是嗎？那你努力賺錢吧。」
陸千陽敲了牠的頭，「小沒良心的，居然這麼說，對主人我太無情了……」他故意嘆口氣，「我只要想到這一趟要去好幾天，沒有你陪我說話，我一定會很寂寞的。」

尹芝夏覺得他說得太誇張了，沒好氣地道：「你是漕幫大少爺，那麼受女人喜歡，只要下船後到牡丹樓還什麼樓的，就會有很多解語花陪你了，你怎麼會寂寞？」

陸千陽露出苦澀一笑，可惜那一瞬間的寂寞眼神尹芝夏並沒有看到。

雖然看起來光鮮亮麗，但其實他內心深處是寂寞的，長久以來他總是無法融入爹、二娘和二弟之間，碰觸不到他最想要的親情，所以他才喜歡和姑娘們有說有笑的玩在一起，讓周遭看起來熱熱鬧鬧的，假裝自己不寂寞……

下一刻，陸千陽又恢復一貫的吊兒郎當，「好啊，你真的把我當成花花公子了，我這是風流不下流，我的稱讚可以讓姑娘們開心，是在做好事，我對姑娘們溫柔體貼，也是一種君子的作為……」

「色痞！」尹芝夏只有這個結論。

「又在罵主子了，看我怎麼懲罰你。」

尹芝夏振翅想飛走，卻被陸千陽捉住，「放開我！」

「快說，大少爺您是我朝第一美男子，我景仰您。快說！」

「不要，打死我也不要！」

「快說！」他一定要她說出口。

尹芝夏把頭轉一邊。

兩人就這樣笑笑鬧鬧的，陸千陽一邊逗著阿妙玩一邊想，這一趟要幫牠帶什麼禮物回來好呢？

陸千陽不在，她終於自由了！

尹芝夏想到這陣子可以不必再聽他的命令行事，不用聽他噁心的話，不知道有多開心。

所以今天尹芝夏決定來個大冒險，平常她都只在陸千陽的院落裡，不敢飛到太遠的地方，今天她要勇敢飛出去，看看不一樣的風景。

她越過別的院落，累了就停在樹上，眺望底下的人兒，休息夠了就再飛，好不逍遙。

但經過兩個小時，以古代來說是一個時辰後，她開始感到無聊了，想著陸千陽這一去就要三、四天，沒有他陪她鬥嘴，這裡又沒有電視可看，她要如何度過這幾天……

尹芝夏猛搖頭，她這是怎麼了，這是思念主人嗎？她才不可能會想那個男人！他不在府裡最好，她樂得清閒，不然他一直呱呱呱的說話，她都快被吵死了。

尹芝夏順了順鳥毛，表現得一副極為輕鬆愜意的樣子。

這時候，她看到走廊上飛來一隻麻雀，同樣身為鳥類的她覺得很有親切感，可惜她不會說鳥語，無法和麻雀對話。

但下一幕讓她驚嚇，只見一隻貓尾隨在麻雀後方，飛撲過去咬住麻雀，她記得那是邵氏的貓，有次跑來陸千陽的院落，看到她就想撲倒鳥籠，幸好當時陸千陽在，不然她肯定會從鳥籠裡被捉出來。

尹芝夏在成為鳥兒後才知道貓兒的可怕，想起當時的情景就冷汗涔涔，看到貓在獵捕她的同類，她自然無法當作沒看到。

同時她也想起那隻九官鳥怨靈的話，這可是她恢復人身的絕佳機會！

尹芝夏準備好後，從樹上飛下來啄那隻貓，要牠放了麻雀。

「喵嗚！」貓咪被啄了腦袋，嚇得鬆了嘴裡的獵物，一看是隻九官鳥打擾牠狩獵，張牙舞爪的就想攻擊。

「來呀！誰怕你。」她家那隻傲慢又脾氣壞的喵喵她都制得服服貼貼了，豈會怕牠這小貓。尹芝

夏又勇猛的朝牠啄去，那貓咪很想咬她卻捉不到，氣得不停喵喵叫。
這時候小麻雀早就飛走了，走廊上只剩下九官鳥和貓的對決。
「啊！這是哪來的鳥，居然敢啄夫人的貓，我非捉到牠不可！」路過的丫鬟看到九官鳥在啄貓，拿起放在亭子裡的掃把朝尹芝夏揮來。
府裡上下除了陸千陽院落裡的，其他人並不知道這隻九官鳥是陸千陽養的。
尹芝夏差點被擊中，眼見掃把又來了，她趕緊往上飛，要是真被捉住，讓丫鬟帶去邵氏那打小報告，她肯定會變成烤小鳥，現在陸千陽不在，無法來救她，她得自立自強。
「別跑！給我停下！」丫鬟卯足勁追著跑。
尹芝夏飛出走廊，終於甩開了丫鬟，她飛到一個陌生的院落裡，停在屋簷下一條騰空的梁柱上喘口氣。
「娘，我花了點銀子找來殺手，埋伏在大哥今天搭的船上，這時間大哥應該快上船了。」
尹芝夏聽到廂房裡傳出這段話，馬上化身為名偵探柯南飛近窗戶，想知道是誰在說話。
她看到一名年輕男子，在他對面是個約五十來歲的婦人。
尹芝夏平日都待在陸千陽的院落裡，沒接觸過府上其他人，一時認不出這兩人是誰，但瞧他們衣著昂貴，在陸府肯定是主子，而陸府主子並不多，加上男人叫婦人娘，應該是邵氏和陸仲齊。
「你說什麼？！你居然買兇要殺你大哥！你怎麼可以……」邵氏不敢相信兒子會做出這種事，嚇得臉色發白，腿軟得幾乎站不住。
「娘，妳這是在責罵我嗎？」陸仲齊惱怒的嘶吼，「難道妳要我眼睜睜看著大哥繼承幫主之位嗎？妳說妳會幫忙拉攏大老們，可一點用都沒有，大老們根本瞧不起我，爹也忌諱那些老頭，我沒有法子了！」
邵氏顫著唇，頭都發暈了，她扶住額頭，「可就算如此，你也不應該……」
見母親不認同，陸仲齊質問道：「娘，妳在怕什麼，到底誰才是妳的親生兒子，是我還是他？他叫妳一聲娘妳就捨不得了嗎？妳心疼他這個元配生下的兒子了？」
「娘的兒子當然只有你，娘只是……」邵氏嘆了口氣。
丈夫當年口口聲聲說只愛她一個，卻仍是和羅氏生了個兒子，陸千陽就等於是丈夫背叛她的證據，是她心裡的疙瘩，她自然無法喜歡他。
但就算她有多麼不喜歡陸千陽，也不曾想過要害死他，殺人這麼可怕的事怎麼可以做，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條命啊。
「娘，妳看看爹，爹表面上是礙於大老們的壓力，不敢立我為幫主，但其實他也認同大哥的能力，才會猶豫不決吧，再這樣下去，爹真的會立大哥為幫主，到時我該怎麼辦？我在漕幫哪還有立足之地……」見母親仍是猶豫不決，他冷冷地道：「罷了，既然妳捨不得殺了陸千陽，妳就去跟爹說吧，說我野心大、心狠手辣的想除掉自己的大哥，妳去說啊！」
邵氏對於兒子為了繼承幫主之位，付出多麼大的努力再明白不過，要是丈夫最後真的立陸千陽為幫主，那她兒子怎麼辦？
她當然也明白兒子所做的事是錯的，奪人性命是一件天地不容的事，但要她怎麼阻止？難道真要她去跟丈夫說兒子買兇想殺了自己的親大哥嗎？她怎麼說得出口。
邵氏陷入掙扎，在理智與親情中拔河，最終仍偏向兒子。
她只生了這麼一個寶貝兒子，他是她下半輩子的依靠，她別無選擇，只能站在兒子這邊。

「娘怎麼會跟你爹說呢，娘都說了，娘只有你這個兒子。」她摸著兒子的臉，溫柔的道。
陸仲齊看到娘親的表現，知道她還是站在他這邊，終於露出笑容，「娘妳放心，我請的都是數一數二的高手，他們會先在飯菜裡下毒，迷暈船上的船員和護衛，再伺機殺了陸千陽，然後搭著小船逃走，讓這案子成為懸案，查不出兇手是誰……」
尹芝夏聽到這番對話可說是心驚膽顫著，她不敢相信陸千陽同父異母的弟弟為了奪得幫主之位，居然做出這種事！
陸千陽說過，他並不想當幫主，要把幫主這位置讓給陸仲齊，陸仲齊卻如此不擇手段，邵氏也任由自己的兒子胡作非為，他們這對母子真的是泯滅良心！
怎麼辦，她要怎麼告訴陸千陽這件事，阻止他上船？
尹芝夏心急如焚，縱使陸千陽很討人厭，老是以欺負她為樂，但怎麼說他都是她的主人，供她吃供她住，對她真的很不錯，她不能眼睜睜看著他被殺死。
尹芝夏想到阿洲還在，趕緊振翅飛回陸千陽的院落。
這會兒天色已近黃昏，快到用晚膳的時間了，阿洲正呼喚她回來吃飯，「阿妙，吃飯了……」
他喊了好幾聲都沒看到鳥影，納悶地道：「是飛去哪了？」
就在這時，尹芝夏回來了，她飛到阿洲面前焦急的說：「快去碼頭！你家大少爺有難，二少爺找了殺手要殺他，快去警告他！」
「妳在說什麼，我怎麼都聽不懂……」阿洲聽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。
笨蛋！尹芝夏忍住脾氣解釋，「我剛剛聽到二少爺和夫人說要害大少爺，二少爺找了殺手上船，得阻止大少爺上船才行！」
「這怎麼可能？！」阿洲聽明白了，但仍是不敢相信。
還不可能啥！尹芝夏快氣死了，真想啄他，要不是她現在是隻鳥，沒有什麼能力，她也不用找他幫忙，「你家大少爺都快沒命了，我還會騙你不成？」
阿洲看著眼前這隻對著他說話的九官鳥，是那麼聰明靈巧，時常讓他懷疑是人的魂魄附在牠身上，牠說的話讓他無法一笑置之，而且二少爺長期與大少爺爭奪幫主之位，萌生歹心想害大少爺不是不可能。
「已經快到開船的時間了，也不知道來不來得及，我馬上騎馬趕去碼頭！」阿洲決定信阿妙一次。
尹芝夏看到他終於有動作，在心裡鬆了口氣。「我跟你一塊去！」
若是船已經開了，屆時她還能飛到船上警告陸千陽，於是她振翅飛起，跟上阿洲。
夕陽西下，陸千陽倚在船邊，看著眼前的風景。
「大少爺，晚膳已經備好，您不用嗎？」高大魁梧的護衛走向他。
陸千陽享受著眼前的景色，揮了揮手，「這麼美的風景當然要先欣賞了，晚點再用膳吧，阿海，你餓的話就先去吃，我一個人無妨。」
作為下屬哪有將主子丟下去吃飯的道理，阿海退後幾步，繼續駐守。
這時，陸千陽發現暈黃的天空有一隻鳥兒展翅飛來，他再仔細一瞧，只見那隻鳥的頸子上還繫有紅領……
「阿妙？！」陸千陽震驚的脫口而出。
尹芝夏停在他的肩膀上，累得直喘氣，她慶幸自己這陣子很努力在學飛，才能夠撐到現在。
「阿妙，你怎麼會……」阿妙會飛來找他實在太讓他震撼了。

「終於趕上了！」尹芝夏慎重的道：「陸千陽，我會來是有重要的事要對你說！」
當她和阿洲趕來碼頭時，船已經開了，聽說還提早開，於是她便要阿洲去漕幫討救兵，她則先飛去找陸千陽，阿洲說陸千陽的船是要往北方開，她就延著北方飛，一路尋找插有漕幫旗子的船，她很幸運，一下就被她找到了。
「什麼重要的事？」陸千陽好奇的道，很難想像會有什麼事讓牠這隻高傲的鳥兒為他飛來，從陸府到這裡可有一大段距離，牠肯定很拚命。
尹芝夏像是保密防諜般望向四周，然後壓低聲音道：「千萬別吃晚飯，我聽到了二少爺的陰謀，二少爺派了殺手埋伏在船上，在飯菜裡下毒，打算迷暈所有人後再伺機殺了你……」
陸千陽看到阿妙飛來已經很驚人了，現在再聽到她說這番話，讓他震駭得全身僵住，「你說我二弟要害我？」
尹芝夏真怕他不相信，那麼她這麼努力來通知他的心血就白費了。她揮動著翅膀，激動的道：「是我親耳聽見他這麼對你二娘吐實的，你二娘也默許他這麼做！我沒有騙你，我說的句句屬實！阿洲已經去討救兵了，我先飛來警告你，讓你及早做準備！」
陸千陽依然半信半疑，這種指控可不能胡說，但他也不認為阿妙會特地飛那麼一大段路過來騙他，跟他開這種玩笑。
「大少爺，這隻鳥在說什麼啊……」一旁駐守的阿海都聽到了，除了鳥兒在跟大少爺對話，話語的內容更是讓他感到不可思議。
陸千陽忽然豎起食指要他噤聲，接著觀察四周，「不覺得太安靜了嗎？從剛剛到現在都沒有聲音，也沒有人走出船艙。」
聽主子這麼說，阿海想到和他交班去吃飯的人到現在都還沒回來，船員也不見蹤影，平常出船，到了吃飯時間都是很熱鬧的，船艙也有不少人進進出出，確實有幾分怪異。
「阿海，去看看其他人怎麼了，小心點。」陸千陽凜著俊容，此刻他心裡很混亂，他並不願相信二弟想殺害他，但船上這麼安靜實在詭異，小心防範是必要的。
「是。」阿海見主子臉色嚴肅，也覺得大事不妙，趕緊前去查看。
陸千陽望向肩上的阿妙，又揚起一貫優閒的笑容，「阿妙，真是辛苦你了，還特地飛來警告我。」說真的，他心裡很感動，畢竟他這隻鳥兒平常架子可是大得很。
「要是你出了什麼事，我會很麻煩的……」尹芝夏語氣帶著彆扭，她看得出來陸仲齊想殺他這件事讓他深受打擊，不願相信，但他也沒有因此就否定她說的話，老實說，這讓她有點高興。
「阿妙，謝謝你，養寵物果然很貼心。」陸千陽笑著摸了摸牠的頭。
尹芝夏看著他，心頭莫名一陣悸動，難得乖乖的被摸頭，兩人之間這麼和諧的氣氛還是第一次。
沒多久，阿海領著十幾個人跑來，有護衛和船員，匆匆向陸千陽稟告道：「大少爺，真的出事了！船艙裡有好多吃了飯菜昏迷不醒的人，安好的就只有我們這些還沒有用飯的人，目前敵暗我明，請隨屬下到安全的地方！」
陸千陽動也不動，目光停在左手邊的三名船員身上，冷不防地開口，「你們三個叫什麼名字，面生得很，我沒見過。」
船員們低下頭，「分舵主，我們是今天新來的工人。」
陸千陽凜銳的眸瞪向他們，啟唇道：「不，你們不是，今天上船的人，每個人的臉和名字我都一清二楚，其中並沒有你們。你們從很早之前便躲在船艙裡，準備要殺我對吧？」

此話一出，其他人都震驚的望著這三人，阿海最快反應過來，馬上讓護衛們包圍住這三人。

見事跡敗露了，其中一人狂笑出聲，「不愧是陸家大少爺，真是精明。沒錯，我們是來要你性命的！」

「究竟是誰要我的命？漕幫裡的人嗎？」陸千陽眼神一暗，他衷心希望不會是二弟。

「我們既收了錢便不會報出雇主的名字。陸千陽，只能怪你運氣差，納命來！」說完，那人和他的同伴一起拔出腰間的軟刀，對準著陸千陽。

護衛們立即拔劍，船員們也就近找木棍小刀什麼的充當武器，雙方對峙著。

「你們以為在這片漕運河道上殺人，事後還能逃得了嗎？」陸千陽氣勢魄人的道，此時的他完全沒有平日的輕佻，眼神森冷的可怕。

停在他肩上的尹芝夏看得膽顫心驚，她從沒有見過他冷酷的表情。

殺手極為囂張的道：「不勞大少爺費心，殺了你們後我們會搭乘小船離開，如此船上的人不是被殺就是昏迷，沒有人知道你是被誰所殺的，這件案子將會成為懸案。」

鏘的一聲，陸千陽也拔起腰間的佩劍，冷笑道：「看來，想知道幕後主使者只能將你們捉起來了！」

尹芝夏吃驚的看著他拔出劍，有時出門他會帶著佩劍出去，她還以為只是裝飾用的，沒想到他會武。

接著，一幕幕血腥的畫面在尹芝夏面前上演，雙方拚力廝殺著，很快幾具屍體躺在她眼前，陸千陽雖然會武，但並不專精，只能用來防身，很快也掛了彩，腹部和手臂都被砍傷了。

護衛們見殺手的武功遠比他們高，馬上拖著陸千陽逃跑，但在船上能往哪裡逃，也只是盡可能拉開和殺手的距離，不被追上。

「我看到船了！阿洲帶救兵來了！」

尹芝夏飛到半空中，看到有艘漕幫的船往這方向駛來，只是距離他們的船還有一段距離，她辛辛苦苦飛這麼遠來救人，可不希望看到陸千陽被殺死，她必須想辦法不讓殺手發現那艘船，拖延到救兵來。

想了想，她下了個決定，「我去引開殺手，拖延點時間，等船來了，陸千陽你就先逃吧！」

「阿妙，你想做什麼？」陸千陽擔憂的問，她要怎麼引開殺手？

「我自有我的法子！快，把你們大少爺帶走！」尹芝夏命令護衛。

護衛們這時也管不了那麼多，聽話的將負傷的陸千陽拖走。

下一刻，尹芝夏發現殺手追來了，她立刻往反方向飛去，邊飛邊說：「大少爺快逃，從這裡逃，動作快！」

「在那裡！追！」

尹芝夏成功的將殺手引到船的另一邊，她就這樣在附近飛給他們追，期間也不停說話，殺手最後發現是隻鳥在學人說話，周圍根本沒有陸千陽的人影時，簡直氣炸了。

「可惡，被騙了！居然被隻鳥耍得團團轉！」其中一人憤怒地把刀擲過去。

那人的速度實在太快，尹芝夏根本來不及躲，那把刀直直刺進她的身體，她全身失了力氣墜入河中，她無法呼吸，感受到生命逐漸流失，她知道，這次她是死定了。

失去意識前，尹芝夏大罵自己是笨蛋，居然為了救那個男人犧牲了性命……

crescent